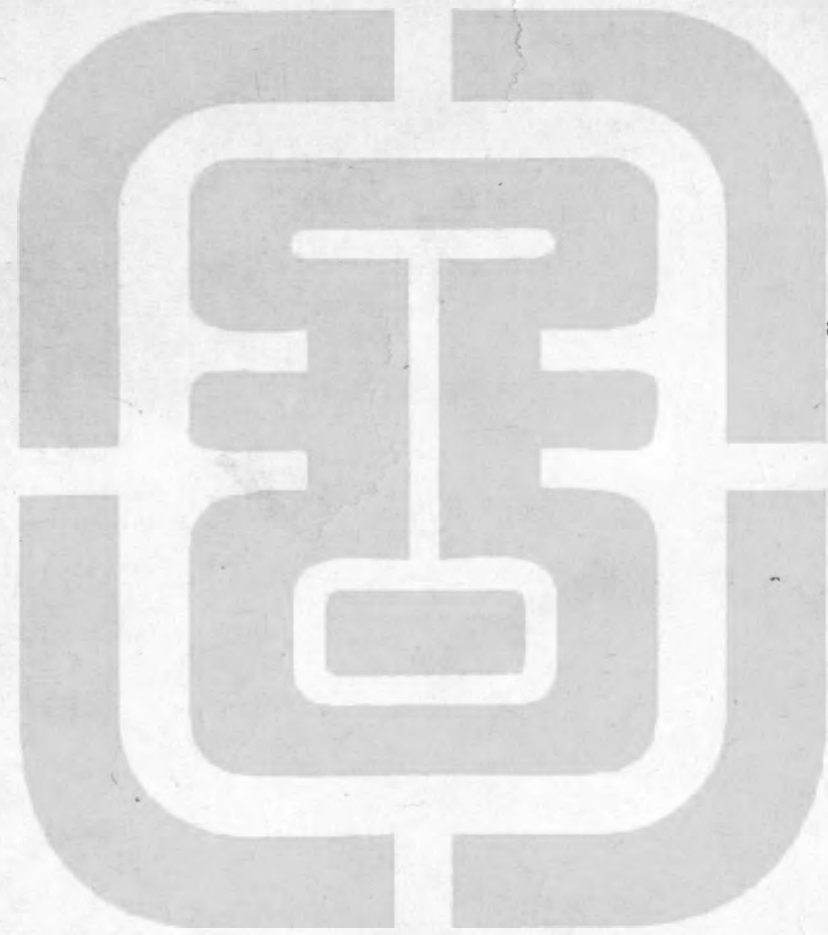


唐永徽元年

跋六百九

之一千四百十日

大曆二年



金石錄

多廿四之多廿七
跋
七册

金石錄卷第二十四

跋尾十四

唐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六百九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六百六

唐薛收碑 六百五

唐崔敦禮碑 六百四

唐贈左僕射楊達碑 六百卅

唐李靖碑 六百廿四

唐辨法師碑 六百廿六

唐蘭陵長公主碑 六百四十四

唐清河公主碑 六百五十五

唐趙弘智碑 六百五十九

唐登封紀號文 六百六十二

唐司元太常伯竇德元碑 六百七十七

唐于志寧碑 六百七十八

唐弘文館學士顧君墓誌 六百八十五

唐碧落碑 六百九十七

唐興昔亡單于阿史那彌射碑 七百

唐阿史那忠碑 七百十

唐明徵君碑 七百十四

唐黎尊師碑 七百十六

唐李勣碑 七百十七

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 七百十八

唐少姨廟碑 七百廿三

唐啟母廟碑 七百廿四

唐房元齡碑 七百廿五

唐高士廉瑩兆記 七百廿六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右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成都縣令顏有意書撰人題法

曹陳玉文學太子詹事待詔弘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
殘缺不可辨集古錄直以為有意撰非也碑陰載當時
官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是否記文
序述前世遺蹟考究同異文詞古雅甚可喜也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右唐萬年宮碑陰者高宗自為萬年宮碑詔宰相而下
皆題名於其陰予每覽此碑見長孫無忌褚遂良許敬
宗李義甫同時列名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善惡如水
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後君子道
長而天下治若兼收竝用則小人必得志小人得志則
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人帝堯所難非
所以責高宗也

唐薛收碑

右唐薛收碑文字殘缺其可讀處以唐史校之無甚異
同唯收之卒諡曰懿而史不書爾又收之子元超據唐
史及此碑皆云名元超而楊炯盈川集載炯所為元超
行狀乃云名振字超蓋唐初人多以字為名爾

唐崔敦禮碑

右唐崔敦禮碑按新唐史列傳云敦禮字安上而宰相
世系表則云名安上字敦禮今此碑所書與表合然舊

史及碑皆言敦禮本名元禮高祖為改名焉其孫兢墓誌亦云名敦禮蓋疑其以字行爾又世系表其未載崔氏為宰相者二十餘人而獨不著敦禮乃其闕漏也

唐贈左僕射楊達碑

右唐贈左僕射楊達碑達觀王雄弟也煬帝時官至納言卒贈吏部尚書唐顯慶中以武后外祖父加贈左僕射官為之立碑以隋書列傳考之時有異同傳云字士達而碑云字叔莊傳云年六十二而碑云年六十五皆當以碑為正又傳云諡恭而碑云諡懿予集錄有李嶠所撰武后母墓碑亦云諡為恭與傳合未知孰是也

唐李靖碑

右唐李靖碑集古錄云靖之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為世襲刺史後雖不行史宜書而不書者闕也余按新史長孫無忌傳載無忌以下授世襲刺史者凡十四人姓名具存蓋其事已見於他傳則於本傳似不必重載也

唐辨法師碑

右唐辨法師碑薛純陀書歐陽集古錄云純陀太宗時人其書有筆法意其當時必為知名士而今世人罕知者然亦不傳於世集古所得純陀書祇此而已余按法

書要錄云薛純陀學歐草微傷肥鈍亦通之亞也然則純陀當時真知名矣余又得純陀八分書比干碑歐陽公所未嘗見也與純陀同時有薛純曹太宗命書砥柱銘者其筆法與純陀絕相類疑即一人蓋唐初時人姓名多如此耳

唐蘭陵長公主碑

碑文云下嫁李義甫其碑文與薛純陀碑文無異

右唐蘭陵長公主碑李義甫撰據唐書列傳公主太宗第十二女而碑云第十九女蓋傳誤也

唐清河公主碑

右唐清河公主碑公主太宗女也碑云下嫁程知節之

子處亮知節碑及唐史知節列傳元和姓纂所載皆同惟公主列傳作懷亮非是唐史一書而首尾自相乖戾者甚衆非特此也

唐趙弘智碑

右唐趙弘智碑云弘智字處仁而史不載又云自太子舍人為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博士檢校吏部郎中尋為越王府長史兼檢校吏部侍郎遂轉黃門侍郎舊史亦云累遷而新史直云由太子舍人拜黃門侍郎爾又弘智為國子祭酒嘗領東宮賓客而新舊史亦皆不載

唐登封紀號文

右唐登封紀號文凡兩碑皆高宗自撰并書其一大字磨厓刻於山頂其一字差小立於山下然世頗罕傳政和初予親至泰山得此二碑入錄焉

唐司元太常伯竇德諱碑

右唐竇德元碑以唐史本傳考之其事多合惟德元爲御史大夫攝吏部禮部度支三尚書遂遷大司憲史皆不載又其弟德遠史云封樂安男而碑作樂平當以碑爲正

唐于志寧碑

右唐于志寧碑以考唐史列傳其微時所歷官吏多不書今亦不復錄錄其尤著者碑云大業十年爲清河縣長而傳云爲寇氏長碑云自中書侍郎遷兵部郎中授蒲州刺史不赴後爲衛尉卿判太常卿事以本官兼雍州別駕遷禮部尚書而史皆不載史云自侍中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遷太傅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三品今以碑考之其初拜僕射也未嘗領中書門下三品至罷僕射乃爲同中書門下參謀朝政皆史家之誤又案百官志唐初宰相有參議朝政參預朝政參知政事其後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永淳中遂以平章

事入銜而獨無參謀朝政之名蓋惟見於此爾

唐弘文館學士顧君墓誌

右唐顧君墓誌已殘闕亡其前一段以事考之蓋顧允也允高宗朝為弘文館學士司文郎中卒名姓附見唐書令狐德棻傳其子琮仕武后為宰相今此誌但云第六子琮等而無琮豈當時官未顯故不載歟

唐碧落碑

字宜以姓為號

右唐碧落碑大篆書其詞則唐宗室黃公譔所述或云陳遺玉書或云譔自書皆莫可知李肇及李漢竝言李陽冰見此碑徘徊數日不去又言陽冰自恨其不如以

槌擊之今缺處是也此說恐不然陽冰嘗自述其書以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他人書蓋未嘗有所推許唐人以大篆當時罕見故妄有稱說耳其實筆法不及陽冰遠甚也國李綽尚書故實云絳州碧落碑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為先妃所製陳惟玉書遺玉與此異

唐興昔亡單于阿史那彌射碑

右唐阿史那彌射碑彌射本西突厥嘗歸朝後伐龜茲為蘇海政所殺舊唐史紀彌射事甚詳多與碑合而新史所書甚略如高宗朝冊為崑陵都護興昔亡單于皆不載碑云單于諱某字彌射而缺其名不書史但言名

彌射豈作碑者為緣飾之乎

唐阿史那忠碑

右唐阿史那忠碑唐書列傳云忠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今此碑當時所立題云阿史那府君之碑而元和姓纂亦云阿史那氏開元中改為史疑傳誤也唐太宗親撥隋亂即位未幾遂致太平其好賢樂善蓋出天性故一代豪傑皆樂為之用如忠之徒出於降虜亦皆立勳本朝著名後代雖云太宗天資英睿絕人甚遠至於輸忠盡節衆賢之助亦多矣嗚呼盛哉

唐明徵君碑

山宿僅始子

右唐明徵君碑徵君者梁明山賓也高宗朝其裔孫崇儼以方伎進故立此碑舊唐史言高宗自製文而書之非也蓋高宗撰文高正臣書耳

以山宿僅始也此碑文高宗自製文而書之非也蓋高宗撰文高正臣書耳

唐黎尊師碑

右唐黎尊師碑題云盧子昇字照鄰撰按唐史盧照鄰字昇之與此碑不合蓋唐初人多以字為名爾至以子昇為昇之則疑史之誤

唐李勣碑

右唐李勣碑按唐史太宗屬疾出勣為豐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今以碑考之其除洛州乃在太

宗朝高宗卽位授開府儀同三司爾又新舊史皆云勳年八十六而碑云年七十六碑高宗自撰其所書官爵年壽皆可信不疑也

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

或道臣之兄弟印

右唐陽翼侯夫人陸氏墓誌陽翟侯者褚遂賢也元和姓纂及唐書宰相世系表載遂賢一子兼藝爲永州司功今此誌云二子兼善兼愛而無兼藝兼善兼愛二子姓纂唐史漏落庸有之惟兼藝墓誌不書者何也豈非唐表誤乎

唐少姨廟碑

右唐少姨廟碑楊炯撰云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氏之妹也余按淮南子云塗山氏化爲石而生啓其事不經固已難信今又以少姨爲塗山氏之妹廟而祀之其爲淺陋尤甚蓋俚俗所立淫祀也炯旣載之於碑又遂以爲漢書所謂少室之廟者何其陋哉

唐啟母廟碑

右唐啟母廟碑崔融撰按淮南子云禹治鴻水通輶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其說可謂怪矣然

此信非小勢則不改自便矣

漢武帝幸緱氏至中嶽見夏后啓母石列於詔書則固已信之矣其後郭璞注山海經顏師古注漢書皆具載其語而融又文其事於碑流俗安得不惑乎自古荒誕之士喜為奇詞怪說以欺世眩俗學士大夫能卓然不惑者蓋鮮如啓母化為石伊尹之母化為桑事尤不經難信然由古迄今未有非之者也嗚呼此君子所以惡攻乎異端也歟

唐房元齡碑

右唐房元齡碑文字磨滅斷續不可考究惟其名字僅存其後題脩國史河南公而名姓殘闕者褚遂良也按舊

唐史云元齡名喬字元齡而新史乃云名元齡字喬今碑所書與新史合惟宰相世系表又云元齡字喬松者不知何所據也

唐高士廉瑩兆記

右唐高士廉瑩兆記唐史及元和姓纂皆云士廉父名勵而北史作勵今此碑與北史合蓋唐史及姓纂轉寫

誤耳碑許敬宗撰趙模書模字畫甚工蓋貞觀中太宗

命臨蘭亭序者梁何氏焯云此碑今所存僅百餘字趙

益摩滅矣書法兼歐虞之長與蘭陵公主碑為近

金石錄卷第二十四

金石錄卷第二十五

跋尾十五

唐 僞周

唐褚亮碑 七百四十四

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 七百四十五

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 七百四十六

唐襄州刺史封公碑 七百五十二

唐襄州孔子廟堂碑 七百五十五

唐奉禮郎岑子輿墓誌 七百六十一

唐醴泉縣令張仁蘊德政碑 七百七十二
崇目錄 題作周

周武后昇中述志碑 七百七十六

周武后封中嶽碑 七百七十一

周昇仙太子碑 七百九十五

周大雲寺碑 七百六

周武士護碑 七百五

周孔昌寓碑 七百九

周崔敬嗣墓誌 七百廿三

唐祝府君碑 七百五十六

唐秦州都督唐宗碑 七百六十一

唐工部尚書姚壽碑 七百六十五

後周宇文舉碑 七百六十八

唐魏叔瑜妻王夫人墓誌 七百六十九

唐兵部侍郎崔兢墓誌 七百七十二

唐中興聖教序 七百七十三

唐聖教序碑側 七百七十四

唐徐有功碑 七百七十七

唐國子祭酒武承規墓誌 七百八十二

唐陝州刺史劉延景碑 七百九十一

唐脩封禪壇記 七百九十三

唐褚亮碑

右唐褚亮碑唐書云亮杭州錢唐人而碑云晉南遷家于丹楊按元和姓纂自有錢唐褚氏與亮族系不同唐史蓋失之

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

右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按唐史循吏傳賈敦頤敦實相繼為洛州刺史有惠愛郡人皆為刻石號棠棣碑今敦實之碑亡矣此碑載初除洛州制書有云三川之境足稱都會六條之寄允屬時英蒲州刺史賈敦頤體業強正識用優拔蓋其名乃敦頤也又武后實錄敦實傳中亦作敦頤以此知唐史傳寫之誤又按法書要錄

此碑王知敬書以知敬所書他石刻較之字畫不類未知果知敬書否也

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

右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云徐始以夫恩封渤海縣君尋加渤海郡夫人最後以子恩封渤海太縣君按本朝之制婦人既封郡君或郡夫人再以子貴加恩則直封為郡太君郡太夫人不復為縣太君矣今徐既以夫貴封夫人後以子恩纔封為太縣君蓋一時之制如此又不曰縣太君而曰太縣君與今名號亦異也唐世婦人封邑次敘史家不載偶見於此志耳

周元公命名在唐史

唐襄州刺史封公碑

右唐襄州刺史封公碑宋之憇書字畫頗佳之憇之問弟也兄弟皆小人之憇奴事武三思三思五狗之憇乃其一以此知書持小技苟非其人亦何足貴哉

唐襄州孔子廟堂碑

右唐襄州孔子廟堂碑于敬之撰其前題魯大司寇贈太師宣尼父孔諱廟堂碑銘春秋之法或書字或書名皆所以寓褒貶之意今敬之爲孔子廟碑而斥其名何哉

唐奉禮郎岑子輿墓誌

右唐岑子輿墓誌云君諱子輿字安道南陽棘陽人也曾祖之象祖文本父曼倩按元和姓纂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曼倩四子獻義仲翔仲休而無子輿今墓誌云次弟獻前太子典膳郎次弟義前成均監主簿而無仲翔仲休墓誌旣云獻義等則不載仲翔仲休容有之惟子輿乃曼倩長子姓纂與世系表當書而闕者何也

唐醴泉令張仁蘊德政碑

右唐醴泉令張仁蘊德政碑長壽三年立醴泉尉顏真卿書按魯公雖嘗爲此官然在開元間而魯公以貞元元年爲李希烈所害年七十六上距長壽三年實九十

餘歲是時猶未生也又筆法與魯公他書不類以此疑有姓名同者然碑武后時立而不用當時所製字或云碑雖建於長壽中至魯公為尉重書而刻之未可知也據新史紀傳魯公以貞元元年被害年七十六而舊史德宗實錄皆云歿以興元元年年七十七疑新史誤

周武后昇中述志碑

右周武后昇中述志碑武后自撰睿宗書碑極壯偉立於嵩山之巔其陰鍾紹京書字畫皆工妙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周武后封中嶽碑

右周武后封中嶽碑已殘闕書撰人名氏皆不可考然

驗其筆蹟蓋薛稷書也

周昇仙太子碑

右周昇仙太子碑武后撰并書昇仙太子者王子晉也是時張易之昌宗兄弟方有寵諂諛者以昌宗為子晉後身故武后為葺其祠親銘而書於其碑君臣宣淫無恥類如此可發萬古之一笑也

周大雲寺碑

右周大雲寺碑賈膺福撰并八分書其筆法精妙可喜按舊唐史云武后鑄九鼎圖寫山川物象命工書人賈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鍾紹京等分題之紹京之書世固

多有膺福筆蹟雖僅存然世亦未有稱之者如昌容等書遂不復見以此知士所以自著於不朽者果在德而不在藝也

周武士護碑

右周武士護碑武后時追尊士護為無上孝明皇帝命李嶠為碑文相王旦書石焉戎幕閒談載李德裕言昔為太原從事見公牘中有文水縣牒稱武士護墓碑元和年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處皆鐫去之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幾武元衡遇害今此碑武字最多皆刻畫完好無訛闕者以此知小說所載事多荒誕

不可信類如此

周孔昌寓碑

右周孔昌寓碑載其世系甚詳云宣尼父三十六世孫也十四世祖潛吳侍中生晉豫章太守竺竺生大尚書沖沖生大司農侃侃生秘書監滔滔生江夏太守侯侯生宋尚書左丞幼幼生尚書右丞遙之遙之生中書侍郎畢畢生齊散騎常侍珮珮生梁侍中休源休源生陳黃門侍郎宗範宗範生陳散騎常侍伯魚伯魚生隋秘書正字德紹德紹生昌寓唐以前士人以族姓為重故雖更千百年歷數十世皆可考究自唐末五代之亂在

朝者皆武夫悍卒于是譜牒散失士大夫茫然不知其族系之所自出豈不可惜也哉故余詳錄于此使後學論姓氏者有考焉按此碑及梁史皆云休源沖八世孫而元和姓纂獨以為七代孫誤矣

周崔敬嗣墓誌

右周崔敬嗣墓誌云祖咸考表而元和姓纂以咸為誠表為儀表又新唐書崔光遠傳中宗在房州官吏多不為禮光遠祖敬嗣為刺史獨盡誠推奉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今以墓誌

此事再見

考之敬嗣武后時實為房州刺史然墓誌載敬嗣長子悅次子協而無名汪者而姓纂亦云悅生光遠然則以悅為汪蓋史誤也敬嗣卒於證聖元年中宗反正其歿已久屢遷他人官而不悟可謂昏矣

唐祝府君碑

右唐祝府君碑府君諱緜欽明父也碑欽明自撰今南京有漢祝睦兩碑其一言君兆自重黎祝融苗胄其一言其先高辛余按諸書重黎祝融皆帝高陽之後帝堯高辛之子也睦碑既云出于重黎祝融又云出于高辛自相抵牾莫可究考而此碑引世本氏姓篇云祝氏軒

此二字只從世本氏姓

金鑑 卷之十
韓之後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于祝帝
堯之後于薊樂記云封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
蓋以黃堯本下闕一字同出有熊由此史傳相交祝薊互舉
參考世本馬遷近之然司馬遷史記於族系多采世本
不知世本果可盡信否蓋君子于學有所不知闕焉可
也

唐秦州都督唐宗碑

右唐唐宗碑云君諱宗字徵仁而唐書宰相世系表云
名世宗碑又云祖諱子政而世系表作二政皆當以碑
為正宗宰相休璟祖也仕隋為朔方郡丞行郡守事大
業末為賊梁師都所殺神龍中贈秦州都督

唐工部尚書姚璿碑

右唐姚璿碑按新唐書璿列傳云為夏官侍郎坐族弟
敬節叛貶桂州長史而碑云官兵部侍郎以敬節犯法
改授司府少卿檢校定州刺史尋即真轉都督廣循等
二十三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後替還仍以前累重貶桂
州又璿為宰相時嘗為西京畱守而史不載璿以妖妄
諂諛事武后其事蹟皆不足取而于官職闕漏不可不
記者所以正史官之失也璿微時所歷官列傳尤簡略
今皆不復載云

後周宇文舉碑

右後周宇文舉碑盧思道撰神龍中其曾孫敬追建以後周書考之官閥事迹多同惟碑云公諱舉字神舉而史但言名神舉而已又史云其曾祖名求男而碑止言名求史云祖名顯和而碑止言名和亦皆不同其卒也史云宣帝以宿憾殺之而碑稱遘疾薨疑作碑者為諱其事當以史為正

唐魏叔瑜妻王夫人墓誌

右唐王夫人墓誌夫人魏叔瑜妻華之母也誌無書撰人姓名驗其筆法蓋華自書華以草隸擅名一時然石刻見於今者絕少此誌世尤罕傳云

唐兵部侍郎崔兢墓誌

右唐崔兢墓誌云公諱兢字明慎祖敦禮父守業按舊唐書敦禮列傳云孫貞慎神龍初為兵部侍郎元和姓纂新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今以墓誌考之其家世及名位皆合惟不著其名而以明為貞者皆唐史及姓纂之闕誤也

唐中興聖教序

此碑在長清縣界四禪寺寺在深山中義淨真

右唐中興聖教序中宗為三藏法師義淨所作唐奉一書刻石在濟南長清縣界四禪寺寺在深山中義淨真

身塔尚存余屢往遊焉得此文入錄案御史臺記奉一齊州人善書翰武后時為御史後坐誅翦皇族廢

唐聖教序碑側

右聖教序碑側云則天嘗得玉冊上有銘十二字朝野不能識義淨能讀其文曰天冊神皇萬歲忠輔聖母長安證聖元年五月上之詔書褒答按宋莒公紀年通譜武后以證聖元年九月受天冊金輪聖神之號故大赦改元先是司餼局人於水際得石函有玉冊云神皇萬歲忠輔聖母長安故改元協瑞其文與義淨所載小異云余嘗謂義淨方外之人而區區為武后稱述符命可笑也然陶弘景號稱一代高士在梁武時亦屢上圖讖豈獨義淨也哉

唐徐有功碑

右唐徐有功碑徐彥伯撰以新舊唐史考之其本末皆同惟舊史云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碑云三年卒年六十八新史亦云年六十八與碑合

唐國子祭酒武承規墓誌

右唐武承規墓誌蘇頌撰顏魯公家廟碑載魯公之父名惟貞字叔堅嘗為太子文學今此誌題太子文學顏叔堅書豈非以字行乎家廟碑又稱叔堅受筆法於舅

殷仲容氏特以草隸擅名云

唐陝州刺史劉延景碑

右唐劉延景碑延景女為睿宗妃生讓帝者碑云夫人房氏以景雲元年贈沛國夫人二年歲次丁亥附窆於延景之墓按睿宗以景雲元年六月即位改元歲次庚戌明年歲在辛亥而碑作丁亥誤也碑載延景四子溫玉承顏瓊琪而元和姓纂以瓊為瑗蓋姓纂之誤

唐脩封禪壇記

右唐脩封禪壇記賈膺福書初余得膺福八分書大雲寺記愛其筆法後又得此記字為小楷尤工妙可喜云



金石錄卷二十六

跋尾十六

唐

唐并州長史崔敬嗣碑

八百九十五

唐贈右僕射王洵碑

九百八

唐嵩州都督姚懿碑

九百十七

唐盧懷慎碑

九百廿五

唐琅邪王沖墓誌

九百廿七

唐系元觀尹尊師碑

九百四十六

唐河侯新祠頌

九百五十三

唐郭知運碑 九百五十六

唐大雲寺禪院碑 九百六十七

唐六公詠 九百七十三

唐涼國長公主碑 九百七十九

唐衛尉正卿泉君碑 一千十二

唐左驍衛大將軍趙元禮碑 一千六

唐王方翼碑 一千二十四

唐龍角山紀聖銘 一千廿

唐冠軍大將軍臧懷亮碑 一千四十三

唐蕭灌碑 一千四十五

唐楊歷碑 一千四十八

唐汝陽王長女墓誌 一千四十九

唐南嶽真君碑 一千五十四

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一千七十三

唐孝義寺碑陰記 一千七十五

唐景陽井銘 一千七十七

唐代國長公主碑 一千八十二

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 一千八十五

唐解琬碑 一千八十七

唐贈兗州都督裴守真碑 一千九百六

唐屯留令邢義碑

唐并州長史崔敬嗣碑

右唐崔敬嗣碑按唐史崔光遠傳中宗在房州光遠之祖敬嗣為刺史盡誠推奉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已死乃用其子余集錄有光遠祖墓誌其卒在武后朝此碑敬嗣蓋中宗時誤遷官者也而碑乃云景龍元年有制追不時至中宗對宰相稱其姓名三令使者趣之及謁見即日拜羽林將軍二說不同豈中宗既召見乃悟其非是歟

唐贈右僕射王洎碑

右唐王洎碑洎王仁皎父也元和姓纂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名文洎而碑云名洎字文洎疑碑是從葉本謝

唐嵩州都督姚懿碑

右唐姚懿碑懿崇父也據碑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公諱懿字善意而崇子奕碑與元和姓纂乃云名善意豈非以字行乎懿隋末唐初人仕至嵩州都督開元間崇為宰相立此碑

唐盧懷慎碑

右唐盧懷慎碑蘇頲撰其敘懷慎官闕甚略云公諱德慎字懷慎而史不載其字又云上因時鄂杜北望京國案別本時作游國作闕歸然有公之別廬抵其宅室甚陋據此所書乃明皇嘗親幸其第而史云馳使問之非也史云懷慎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憺人乘間而進矣蓋謂楊李也果如此懷慎可謂先見然獨新史有之舊史不載按懷慎以開元四年卒是時明皇新即位登用賢俊銳於為治之時也乃云享國久倦於勤何哉疑初無此事蓋唐史喜取小說所載故事多謬誤以此知是非去取秉

史筆者豈可不慎

唐琅邪王沖墓誌

古唐琅邪王沖墓誌沖越王貞子也中宗遷房陵貞與沖謀反正舉兵未幾父子皆敗開元六年始詔陪葬昭陵武后革命毒流海內而唐之宗室被禍尤甚沖父子特畏誅翦故舉兵爾非有他謀也倉卒無援卒就夷滅哀哉

唐予元觀尹尊師碑

右唐尹尊師碑郭謙光八分書謙光八分初不見稱於唐人獨歐陽公盛稱之以謂不減韓蔡史李四家余因

訪求久之得崔敬嗣及此碑著錄焉

唐河侯新祠頌

右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按章懷太子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亦云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然其為無所稽據則同也嗚呼自古荒誕之說惑人雖聰明之士猶或不免況庸人乎

唐郭知運碑

右唐郭知運碑蘇頲撰知運有兩碑其一張說文唐書

知運傳載其子二人曰英傑英乂而蘇張二公所為碑書其子四人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無英乂歐陽公疑焉以謂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闕漏尚或有之英乂嘗為西川節度使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差其世家而蘇張二公作銘在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缺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余按代宗實錄云英乂知運季子而元載所為英乂墓碑亦云隴右節度使知運公之皇考也然則英乂為知運子無疑又按英乂碑云公以天寶二載筮仕蓋知運以開元九年卒明年立碑碑所載諸子皆已有名位英乂時方孩幼且未從仕故碑不載爾余

又嘗得徐浩所為英傑碑有云移孝于忠二業四將齊名當代同氣十人然則知運諸子碑傳闕漏者尚多不獨此三人而已德宗實錄又有郭英幹云英又弟也

唐大雲寺禪院碑

右唐大雲寺禪院碑李邕撰并書初武后時有僧上大雲經陳述符命遂令天下立大雲寺至開元二十六年詔改為開元寺此碑十一年建故猶稱大雲也

唐六公詠

右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書初余讀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書晚得石本入錄

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為一章狄丞相別為一章云

唐涼國長公主碑

右唐涼國長公主碑蘇頲撰明皇書公主睿宗女也新唐書列傳云字華莊而碑云諱菟仍按初書稱華字花妝傳云下嫁薛伯陽而碑云嫁温彦博曾孫曦按新史睿宗第三女荆山公主已嫁薛伯陽當以碑為正

唐衛尉正卿泉君碑

右唐泉君碑泉君者高麗蓋蘇文之孫泉男生之子也高宗時與男生同歸朝仕為衛尉卿按唐書及元和姓

上云那色多古開元寺
其初初皆稱大雲寺

纂皆云名獻誠今此碑乃云諱寔字行於代而闕其字
不書又姓纂云獻誠生元隱而碑但云名隱而已獻誠
出于夷虜事跡無足考究錄之以見史傳所載名字異
同耳

唐左驍衛大將軍趙元禮碑

右唐趙元禮碑潘肅撰元禮趙麗妃之父本山東倡也
明皇在潞麗妃以倡得幸後生太子瑛開元初元禮父
子皆超遷至顯官其卒贈越州都督諡曰忠詔為立碑
稱述甚盛夫爵祿天下公器所以待有德與功者雖人
主不得而私焉明皇昵于內寵擢用匪人至為賜諡立
碑尊寵如此使天下之士亦何所勸乎論者徒知明皇
自天寶以後綱紀廢弛卒致播遷之禍不知其衽席無
別履霜不戒所從來久矣

唐王方翼碑

右唐王方翼碑張說撰其事與唐書列傳皆合以校余
家所藏燕公集本不同者二十餘字皆當以碑為是也

唐龍角山紀聖銘

右唐龍角山紀聖銘明皇撰按高祖實錄武德三年四
月辛巳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乘白馬
朱鬣謂善行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汝祖也今年

平賊後汝當為帝天下太平必得百年享國子孫且千
歲太宗遣使者杜昂致祭須臾神復見謂昂曰歸語天
子我不食何煩祭為高祖異之立廟于其地授善行朝
散大夫據碑稱是時太宗為秦王討宋金剛所謂賊平
汝當為帝者指太宗也其事可謂怪矣然碑與寔錄所
載語頗不同文多不能備錄惟碑稱善行以武德三年
二月初奉神教至四月老子又見曰石龜出吾言實既
而太宗遣昂善行乘驛表上比至長安適會郟州獻瑞
石如龜文曰天下安千萬日而寔錄亦云郟州獻瑞石
有文曰天下千萬其語小異又碑稱善行絳州人而實

錄云晉州爾老子其生以清淨無為為宗豈身沒數千
歲而區區為人稱述符命哉蓋唐太宗初起託以自神
此陳勝所謂卜之鬼者也史臣既載之於實錄明皇又
文之於碑遂以後來為真可欺罔豈不可笑也哉

唐冠軍大將軍臧懷亮碑

右唐臧懷亮碑李邕撰并書臧氏世墓在耀州三原有
數碑余盡得之元和姓纂云懷亮生希讓為渭北節度
使此碑具載懷亮諸子無名希讓者以余家所有顏魯
公書懷恪碑考之希讓蓋懷恪子云

唐蕭灌碑



原件短缺

P9

右唐蕭灌碑張說撰云灌為內直監以外艱去職當免喪不就祥縞不撤几筵者久之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灌父喪當除其母無恙而過時不釋服不撤几筵豈禮也哉

唐楊歷碑

右唐楊歷碑題云義男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國公太子右諭德潁川鍾紹京撰銘并書歷中官楊思勗父也紹京出于胥吏無他才能特以夤緣附會致位

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屈于閹豎至以父事之而又著之金石略無愧耻亦甚矣書之可以為後來之戒而新舊史皆闕焉故余詳錄之于此者有以見小人苟可以得利無不為也

唐汝陽王長女墓誌

右唐汝陽王長女墓誌寧王撰唐史及諸書汝陽王名皆為璿而此誌獨作淳誌寧王自作不應差誤按寧王諸子與元宗子名皆從玉疑汝陽先名淳後改為璿唐史不載爾

元宗諸子名初皆從水後從玉也

唐南嶽真君碑

右唐南嶽真君碑有別駕賞紫金魚袋光大旼歐陽公云賞紫蓋今借紫之比余按唐制自有借紫借緋而又有賞紫賞緋蓋以軍功被賞者耳案緋字別本俱作綠今從葉本改正

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右梁宣帝明帝二陵碑開元二十一年其裔孫嵩追建其前題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姓名已殘缺按唐紀開元二十一年韓休寔實為此官然則此碑乃休之文也碑後題金紫光祿大夫行光祿卿駙馬都尉而姓名亦殘缺蓋嵩之子衡也

唐孝義寺碑陰記

右唐孝義寺碑陰記初陳徐陵為孝義寺碑至開元二十三年徐嶠之為湖州刺史再書而刻之因記其事於碑陰嶠之自云陵十世孫按陳書陵以後主至德元年卒距開元二十三年才百五十餘年不應已有十世孫又據嶠之父高行先生碑云曾祖儼梁岳陽王參軍則是儼與陵同時而在其前不應為陵五世孫以此碑陰所書可疑然其筆法精妙非嶠之不能為特恐書碑時誤耳

唐景陽井銘

右唐景陽井銘文字磨滅後有記開元中江寧縣丞王

金石錄 卷二十六
震撰震所撰記其前以為序稱余莫知誰也其末乃云
蓋隋煬帝之所製耳然則未知果煬帝之所製乎歐陽
文忠公曰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
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不移者哉
余以為煬帝躬賊其父而奪之位其凶忍狂悖人神之
所憤疾死蓋晚矣至于長惡不悛以亡其國乃所當然
又何足議焉

唐代國長公主碑

右唐代國長公主碑云公主睿宗第四女也新唐史以為
第五女蓋史誤碑乃公主壻鄭萬鈞撰

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

右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開元二十三年冬曦為濮州
刺史因明皇耕藉田致祭刊此文焉按樂史寰宇記仲
山甫墓在雷澤縣西北一里墓前有祠堂石室而酈道
元注水經成陽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咸
為疎僻蓋聞疑書疑爾予嘗得其石室畫像上有八分
書題云君為從事時以字畫及衣冠人物驗之乃東漢
時所為決非山甫墓漢末仲氏為成陽大族堯母碑陰
題名數十人皆仲氏而廷尉定以下三碑尚存廷尉碑
云聖漢龍興家於成陽孟府君堯廟碑云惟仲氏祖統

所出本繼于成周之胄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
遂受封于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擇
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于成陽聖化常存慕巍巍之
盛魏謝本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相
里因氏仲焉蓋後人因仲氏葬于此遂誤指為仲山甫
墓其寔非也

唐解琬碑

右唐解琬碑琬武后中睿朝為將有功新舊史皆有傳
所書事跡終始與碑多合惟碑與舊史皆云琬以開元
六年卒而新史以為卒于五年者誤也

唐贈兗州都督裴守真碑

右唐裴守真碑云守真曾祖景周富平令祖正長平郡
贊持考春鄴令新唐史宰相世系表云景生正隋散騎
常侍正生春字歸厚為鄴令而元和姓纂乃云正生歸
厚歸厚生春者誤矣惟守真及其子耀卿碑皆云正為
長平郡贊治何本亦而世系表言為散騎常侍又云
春字歸厚不知何所據也

唐屯留令刑義碑前目錄

右唐邢義碑義邢和璞父也元和姓纂云和璞父名思
孝為豐州都督而碑乃云公諱義字思義仕為屯留令又

金石錄 卷二十六
姓纂云後魏光祿卿邢虬虬生臧臧生元功元功生思孝
思孝生和璞而碑乃云元功之祖名子良皆當以碑為
據

金石錄卷第二十六

金石錄卷第二十七

跋尾十七

唐

唐八馬坊碑 一千一百廿六

唐忠武將軍王暕墓誌 一千一百五十五

唐淄州開元寺碑 一千一百六十三

唐吏部尚書楊仲昌碑 一千一百六十五

唐唐儉碑 一千一百六十六

唐龍門西龕石像銘 一千一百六十六

唐金仙長公主碑 一千一百六十九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一千一百九十二

唐嵩陽觀紀聖德頌 一千二百四

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 一千二百五

唐陳隱王祠堂記 一千二百六

唐崔潭龜詩 一千二百四十三

唐貞一先生廟碣 一千二百五十一

唐陳留尉劉飛造像記 一千二百六十七

唐隸王琰墓誌 一千二百六十九

唐金城寺放生池碑 一千二百九十四

唐多寶塔感應碑 一千三百三

唐滎陽王妣朱氏墓誌 一千三百四

唐武部尚書楊珣碑 一千三百七十一

唐宇文灝山陰述 一千三百七十一

唐永陽郡太守姚奕碑 一千三百七十三

唐雲門山投龍詩 一千三百七十三

唐忘歸臺銘 一千三百六十五

唐渭南令路公遺愛表 一千三百七十五

唐呂諲祠廟碑 一千三百七十六

唐呂公表 一千三百七十九

唐王真公主墓誌 一千三百八十

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 上下一千四百五

唐慧義寺彌勒像碑 上下一千四百十三

唐八馬坊碑

右唐八馬坊碑郝昂撰開元之治盛矣監牧之制其詳如此錄之可以見當時之制焉

唐忠武將軍王暕墓誌

右唐王暕墓誌云父遂古皇駙馬都尉潁州刺史尚高安公主高宗大帝之女也按唐書高宗第二女高安公主下嫁潁州刺史王勗天授中勗為武后所誅今此誌乃云名遂古唐初人多以字為名故名字混殺難考遂古

豈非以字行乎

唐淄州開元寺碑

右唐淄州開元寺碑李邕撰并書碑初建于本寺後人移寘郡廨敗屋下余為是州遷于便坐用木為闌楯以護之云

唐吏部尚書楊仲昌碑

右唐楊仲昌碑席豫撰鄔繇篆仲昌有兩碑其一韓擇木八分書刻于此碑之陰文皆同仲昌元琰子也唐書元琰列傳與崔沔所撰元琰碑皆云漢太尉震十八代孫此碑乃以仲昌為二十代唐世士人譜牒猶班班可

金石錄 卷二十七 三
考今元琰仲昌父子碑刻不應差其世次不同如此莫可曉也

唐唐儉碑

右唐唐儉碑云儉字茂約而唐書列傳云字茂系又云男尚識尚豫章公主而唐書於儉傳云名善識于公主傳云名茂識皆其差謬此碑開元中儉曾孫追立距儉之歿雖已遠然至于名字皆不應有誤可以為據也

唐龍門西龕石像銘

右唐龍門西龕石像銘禮部負外郎張九齡撰今世所有曲江集無此文惜其殘缺不完也

唐金仙長公主碑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為道士而碑云丙午歲度為道士蓋神龍二年也此于史學不足道然唐史書事差謬多如此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此碑在恒天右軍後園

右唐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

唐嵩陽觀紀聖德頌

右唐嵩陽觀紀聖德頌天寶中明皇命方士鍊丹于此

觀李林甫獻頌稱述功德焉天寶之政荒淫敗度而明
皇區區方鍊丹以靳長生豈不可笑乎

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

右唐豆盧建碑云建其先慕容氏前燕枝族也九世祖
萇在魏賜姓豆盧氏封北地王按元和姓纂云慕容運
孫北地王精之入後魏道武賜姓豆盧氏精生醜醜曾
孫萇生寧而北史寧傳云寧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
授長樂郡守賜姓馬唐距北朝未遠氏族書完備士大
夫人人能知其得姓之自今碑與北史姓纂所載不同
如此皆莫可考

唐陳隱王祠堂記

右唐陳隱王祠堂記張謂撰按明皇以尹喜舊宅得靈
符遂改元天寶此記云靈符見之二載者天寶二年也
其末又云龍會甲申海寇吳令光入臣之歲者據紀年
通譜天寶三載歲次甲申蓋天寶二年靳縣令脩完祠
堂至明年謂始為記文爾又按唐書帝紀天寶二年十
二月海賊吳令光寇永嘉郡明年河南尹裴敦復晉陵
太守劉同昇南海太守劉巨鱗討之閏月令光伏誅今
此記乃云令光入臣而明皇寔錄亦止言敦復等討令
光平之不言其伏誅不知唐史何所據也豈令光既降

而殺之歟不然唐史誤矣

唐崔潭龜詩

右唐崔潭龜詩蔡有鄰小字八分書歐陽公稱之以謂與三代彝鼎銘無異而元祐間守京兆者取其石為柱礎世遂不復傳可惜也

唐貞一先生廟碣

右唐貞一先生廟碣貞一先生者司馬承禎也按新舊唐史及諸書皆云承禎字子徽今此碑乃云尊師諱子徽字承禎初莫能曉後因見崔尚所撰天台柏觀碑乃言師名承禎一名子徽云

唐陳留尉劉飛造像記

右唐陳留尉劉飛造像記史惟則小字八分書按封演聞見記云元宗嘗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群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為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出為一尉而卒士子冤之今此記有云頃校文金殿賡歌柏梁叨沐錦衣之賜遂有長沙之後又云聖恩廣被移官大梁如此則演所記為不誣矣林甫妬賢嫉能出于天資飛以一詩之善遂遭遠謫其險愎如此記在洛陽龍門山字畫甚工而世頗罕傳

唐棣王琰墓誌

右唐棣王琰墓誌按唐史琰坐厭魅囚于鷹狗坊以憂卒而誌云終于咸寧縣興寧里十六王之潘邠史云寶應元年詔復琰王爵而誌云存王削官蓋琰初未嘗奪王爵疑寶應詔書特還其官爾

唐金城寺放生池碑

右唐金城寺放生池碑書撰人姓名皆已殘缺據田棨京兆金石錄以為韓擇木書豈當概為錄時尚完好可讀乎其字畫奇偉非擇木不能為也

唐多寶塔感應碑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真卿書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置塔中今猶有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畫蹟尚如新也

唐滎陽王妣朱氏墓誌

右唐朱氏墓誌韓擇木書擇木以八分名家石刻存者尚多而此誌獨為正書筆法清勁可愛擇木正書見於世者惟此爾

唐武部尚書楊珣碑

右唐楊珣碑按唐史宰相世系表以珣為友諒子今碑乃云志謙子疑史誤珣楊國忠父也故元宗親為製碑

其末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社稷爾能衛之我有廊廟爾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其語可謂褒矣豈所謂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者乎碑天寶十二載建蓋後二年祿山起兵又一年國忠被戮矣

唐宇文灝山陰述

右唐宇文灝山陰述杜陵史懷則書懷則與史惟則同時必其弟弟也惟則以八分著名懷則之書蓋不減惟則而初不見稱于當時者豈非其位不顯乎以此知士負其藝能或以垂名于不朽或遂湮沒而無聞蓋亦有幸不幸也若懷則之書非見錄于余則遂泯沒于後矣

唐永陽郡太守姚奕碑

右唐姚奕碑奕崇子也新唐史云崇謚文獻而此碑及張說所撰崇碑皆云謚文貞蓋崇父懿已謚文獻父子罕有同謚者當以碑為正

唐雲門山投龍詩

右唐雲門山投龍詩北海太守趙居貞撰序言天寶元默歲下元日居貞投金龍環鑿于此山有瑞雲出于洞中有聲云皇帝壽一萬一千一百歲蓋天寶中元宗方崇尚道家之說以祈長年故當時諂諛矯妄之徒皆稱述奇怪以阿其所好而居貞遂刻之金石以重欺來世

多見余所得者衛密撰呂公廟碑并此表郭英奇郭慎
微碑為四耳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
壯偉可喜按唐書帝紀及宰相表皆云乾元二年七月
辛卯諶以母喪罷十月起復上元元年五月壬子復罷
為太子賓客今此表乃云乾元二年六月丁內憂上元
元年七月復罷相月日小不同未知孰是

唐玉真公主墓誌

右唐玉真公主墓誌王縉撰誌云公主法號無上真字
元元天寶中更賜號曰持盈而唐史但言字持盈爾誌
又云中宗時封昌興縣主睿宗時封昌興公主後改封

玉真進為長公主唐史但云封崇昌縣主而以昌興為
崇昌者皆其闕誤誌又云元年建辰月卒而史以為卒
于寶應中亦非也此于史學皆至淺末不足道然著之
要見唐史多謬誤爾

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

右唐鮮于仲通碑顏真卿撰并書仲通以多財結楊國
忠薦為劔南節度使新唐書乃薦討南詔蠻大敗國
忠為諱之再薦為京兆尹其始卒無他可稱見于史者
惟嘗表請國忠兼領劔南節度新唐書國忠自請及
為國忠立碑頌功德耳魯公為此碑稱述甚盛以此知

金石錄 卷二十七
碑志所載是非褒貶果不可信雖魯公猶爾况他人乎
明皇寔錄稱仲通以漏禁中語貶邵陽司馬而碑言為
國忠所忌貶小人之交初以利合終以利敗理固然也

唐慧義寺彌勒像碑

右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于
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
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耳余皆得之其筆法亦
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金石錄卷第二十七

